

我救你命，你暖我心。
纵有一身神技，也只愿被你温柔相待。

希行 最新力作

起点500万点击 粉红月票榜第一

知名插画师 呀呀 手绘封面图

随书附赠 趣味书签

全套赠送手绘海报+独家番外

娇娘医经 贰

希行 著

希行·著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娇娘医经 贰 / 希行著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5.9

ISBN 978-7-5339-4241-0

I. ①娇… II. ①希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29462号

责任编辑 徐 旻
封面绘图 呀 呀
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娇娘医经 贰

希行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开本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

字数 332千字

印张 16

插页 1

版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241-0

定价 32.0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

目录
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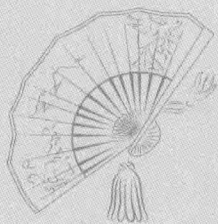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一章	传闻 / 001
第十二章	东风 / 026
第十三章	拒诊 / 052
第十四章	成全 / 075
第十五章	筹划 / 102



第十六章	自在 / 124
第十七章	名噪 / 149
第十八章	诚心 / 179
第十九章	亲事 / 201
第二十章	危机 / 223

目录

CONTENTS



第十一章 传闻

因为差到不忍直视，所以才教厨子怎么做？窦七再次愕然。

自进来后，一切似乎都与自己猜测的不同，这娘子前后不过说了两三句话，反而让自以为想好对策的他有些不知所措。这，真是，仅仅做好事？果然遇到过路的神仙了？他窦七活了二十七年，这种见钱眼不开的好人还真是第一次遇到。不过，这世上可从来就没有什么好人坏人，只有蠢人和聪明人！

看着少年骑马带着三两仆从护着马车而去，窦七脸上的笑才猛地消散。夕阳的余晖照在他的脸上，鬓边那朵夹竹桃花已经有些枯萎了，他顺手将花拿下扔在地上。

“七爷，这两人就这样走了？”掌柜的在旁忍不住问道，“那钱到底是不是没拿。”

“不走又如何？”窦七冷笑道，“我已经摆出我干爷爷了，还敢拿钱？他们前脚拿钱，后脚就有好果子吃。别说是两个小儿，就是周家的大人来了，也要掂量掂量。”

“真是没想到，这过路神仙竟然是周家的。”掌柜的有些感叹，“还好，还好，咱们也不似以前，要不然，依着京中这些官员贪财的性子，别说这一匣子钱，这家店只怕也要被抢夺了去。”

“所以说，不能学干爷爷那般老朽，说这权贵最是贪得无厌，不可招惹。要知道这世上的事，可不是你不招惹它就不来的，前怕狼后怕虎的有什么前途？看看如今，前有过路神仙，后有干爷爷，我们窦家店就要闻名天下了。”说到这里，窦七忍不住黑了一下脸，“不过，干爷爷也真够黑的……”

他回头看了一眼，此时华灯初上，神仙居比白日更为热闹，灯火透亮，人声鼎沸，伙计们奔忙其中。再看远处，隐隐地还有灯光过来，是那些赶来的尝鲜客或者念念不忘的回头客。这些人便如繁星汇聚，必将照亮他窦家的钱仓。

“这是神仙送来的机会，绝不能错过！”最终他咬牙说道，转头看掌柜的，脸色犹如寒霜，“去，将那干股文书给干爷爷送去。此时才一个周家，待进了京城，还不知有多少虎狼盯着。他周家若还敢有什么心思，我就让他做那只杀给猴看的鸡！”

周六郎的马车进了家门时，家里的人已经急得要去找了，见他回来都松了一口气。



程娇娘主仆下车后，也不理围住周六郎的众人，径直向院内走去。

周六郎见了，又忙去追，“那人威胁你，你可是怕了？”

程娇娘似正若有所思，闻言被打断回神，更显木然，“什么？”

“那过路神仙，原本是你的，窦家据为己有，你会甘心？”

程娇娘“哦”了一声：“那不是我的，有何不甘心？”

周六郎被问得愕然，“装傻！难道你真的是看人家做得不好，特意指点？”

程娇娘点点头，“自然是真的，他们做的，实在是不好，糟践了这吃食。指点一番，世人共享，才尽此味之好。”

周六郎看着她咬牙，“你又跟我装傻充愣！程娇娘，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？”

程娇娘看他一眼，没有说话转身迈步。那一眼如同一巴掌，周六郎只觉得满脸火辣。迈步的程娇娘忽地又停下脚，“慢着，你方才说，那人，威胁我？”

“娘子，那人说的刘校理是中书门下秘阁的刘璋。”婢女低声说道。

周六郎略有些惊讶，第一次正眼看这婢女。她竟然还知道中书门下秘阁，还知道刘璋？说实话，就连自己有时候都搞不清这些花样繁多的官员称谓。程家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丫头了？还是说，是特意给这傻儿的丫头？

“不管什么吧。”程娇娘显然不懂，但也没有再问。虽然神情依旧木然，却似在思索，然后“哦”了一声：“如此，果然。”

这女子真不愧当过傻子，装起傻来真是像得很！就好似当时她根本没听到那窦七说话，此时仔细回想思忖才恍然一般！好，你既然想装傻，那就装吧。你自己都不在乎，我们周家便也没必要去替你出头讨公道。

周六郎气得甩袖子转身，却听到身后程娇娘再次出声：“那就好。”

好？周六郎瞪眼回头。

“原来他先威胁我了。原本，我还有些不忍，现在，我安心了。”程娇娘说道，对着婢女弯了弯嘴角。

这傻子！周六郎不再理会她，转身大步而去。

伴着又一场大雪，年关还有五六天就要到来了。婢女搓着手迈进屋，室内暖意浓浓，程娇娘坐在窗边看着外面。

“娘子，你不怕冷吗？”婢女几步过去跪坐下来，将手脚靠近火盆，问道，“我刚跟着老太爷从南边过来时，第一个冬天冻得我天天哭呢。”

“并州，也冷。”程娇娘说道。

婢女嘻嘻一笑，“娘子，我们今日在家还是去郎君们那里？”

“去哥哥们那里。”程娇娘答道，婢女应声“是”，起身拉开门，唤过一个仆妇让她去备车。

家中女儿出门自然是要告知主母的，何况还是个表亲。周夫人很快得知了此事。

“又要出门？”她皱眉看着外面的大雪。

“还要……拿些钱。”仆妇低着头说道。



周夫人回头看屋内坐着的周老爷，一脸惊讶，“她怎么开得了口！”

在自己家也不会这么轻松自在吧，这世上哪个正常的女子能如此？

“一个女子，天天往外跑，成何体统！”周老爷沉脸喝道，“她有娘生，没娘教，又痴傻十几年，你去说与她听。”

“我？”周夫人摇头，“我说合适吗？”

“你是她舅母，舅母也是母亲，怎么不合适？”周老爷不悦道。

“她要是真把我当母亲，还会这样吗？”周夫人亦是不悦。

这边夫妇烦恼，那边周六郎已经抓起大斗篷出门，与正要进门的秦十三郎碰个正着。

“你又要出去？”秦十三郎惊讶道，“你可真是有了妹妹就忘了兄弟。”

周六郎瞪了他一眼，摆手要走。

“我说六郎，你这样是没用的。你做什么，她眼里都是看不到的。”秦十三郎伸手拉住，摇头劝道，“听我一句，不理睬，任她所为，更好。”

“我做什么不为她如何想。”周六郎抬头，带着几分倔强。

“正是如此，才会惹恼了她。”秦十三郎说道，看着周六郎，“也罢，我与你同去。”

“此事与你无关。”周六郎抬脚大步走开。

秦十三郎跟上，“今日大雪，正好围炉涮肉，我请你们兄妹去神仙居如何？”不说还罢了，一说这个，周六郎面色难看，“不用。”

“为何？”秦十三郎愣了一下。

“去过了。”

秦十三郎看着他摇头笑了，“好小子，你可真……那她可喜欢？”

周六郎深吸一口气，也转头看秦十三郎，“你猜。”他说着，就看到秦十三郎面上浮现出愕然。认识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见他脸上如此神情，周六郎不由得笑了。怪道那女子喜欢装傻，把别人噎得不能说话，果然好玩。但这个念头才闪过，周六郎脸上的笑容顿时消散。他一甩斗篷，脚下皮靴踏步扬起雪花乱飞，向内院门口而去。

忙年时分，敬天祭祖，街上的人倒不如其他时候多，尤其是酒馆客栈。一个披着大斗篷的女子在街边站住，左看右看似乎在寻找什么，路边悬挂新灯笼的店铺伙计都已经做好指路的准备了，但那女子只是停顿一刻，便径直往一个方向去了。

“这是要往马市街去啊，竟然还知道从铁匠胡同穿过去，原来不是外乡人，倒是个京城熟客。”那伙计站在爬梯上摇头晃脑地感叹道。

穿过胡同，便到了一条热闹的街市。女子走了一段，看到一个不甚起眼的酒楼悬挂着旗帜，上有“葵园居”三字。“果然是这里。”女子说道，迈步进内，一面摘下兜帽。

年节之际，能回家的都回家了，客栈显得格外冷清，两个伙计站在柜台后围着火盆取暖，听到动静抬起头来，见是一个俏小婢，忙含笑相迎。

“要找肃州的韩氏郎君。”婢女说道，抬手递来一把钱，“哥哥们冬日打酒暖暖。”两



个伙计大喜，没想到这小婢如此大方。住店客人来来去去，有的留名有的不留名，找个人并不容易，但二人毫不迟疑，向后一指。

“韩郎君就在地字号三楼东厢，我这就带姐姐去。”其中一个说道。婢女含笑道谢，跟着那伙计向后而去。敲开门，出来的却不是韩元朝。看到婢女，那人愣了一下。

“刘秀才，这位姐姐找韩秀才。”伙计赶忙解释。

婢女施礼，“昨日见过一面，不知还记得婢子否？”

那刘秀才恍然，顿时神情又古怪，“你，是来找元朝的？”

“是，我家主人要我来请他。”

婢女说完，刘秀才神情更古怪了，似乎还有些为难，欲言又止。

“谁人找我？”身后传来说话声，三人看过去，见有两人正踏步上楼，韩元朝便在其中。伙计旋即离开，婢女也在屋内跪坐下来，看着两个男人拉着韩元朝站开几步，嘀嘀咕咕地不知在说什么，她也不在意，转开视线。

那边一个男人看到婢女转开视线，点了点头，“如此好家教，可见家门非凡。”他低声说着，还抓住了韩元朝的胳膊，“不知与德州安家相比如何？”

“是呀是呀，婚姻大事终身大事，你可要仔细掂量。”另一人也面带兴奋地拍了拍韩元朝的肩头。

韩元朝失笑，“有什么可想的。”他推开二人，径直向婢女走来。

婢女忙起身，待韩元朝坐下后，才再次坐下开口道：“郎君，我家主人想……”话没说完，便被韩元朝抬手打断，“不用想了，承蒙厚爱，某已经许亲，还请贵主见谅。”

婢女愕然，旋即失笑，越笑越想笑，不得不抬手掩嘴，但还是没挡住咯咯的笑声。

“韩郎君，你多想了，我家不是来捉女婿的。”婢女好不容易才忍住笑，向正被她笑得不知所措的韩元朝解释。此言一出，韩元朝松了口气，同时又有些讪讪，不由得回头瞪了那两人一眼。那两人亦是讪讪，对视一眼，也笑了。

“真是可惜，我还以为这次终于有机会能在道义中抉择一次，尝尝那等痛却不得不为的凛然。”

“是啊是啊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只待元朝背弃旧约另投新人，我就能与他割袍断义了。你说我到时候是割这件，还是再换一件旧衣呢？”

刚忍住笑的婢女再次笑起来，清脆的笑声从屋内传出，让这年节萧条的客栈增添了几分生机。

“不知那几位秀才遇到什么好事了。”店伙计投来好奇的目光，纷纷说道。

笑声停下，屋中人整了整形容。

“你是说，你家主人要请我帮个忙？”韩元朝问道，有些惊讶。婢女点头应“是”，同时推过来一个钱袋，“昨日见那妇人孩童可怜，想要略施小助。我家主人有不得已处，不能出门。再者，郎君于那妇人有恩，所以托由郎君前去的话，那妇人更能信任。”

韩元朝点头，“贵主侠义，只是……”

“到底是耽搁郎君苦读，很是抱歉。”婢女接过话头，带着歉意施礼。

韩元朝忙还半礼，“客气了，读书又不在一时之功。”他说着，略一思虑便答应下来，“好，我明日与你同去便是。”

“明日我再来这里找郎君，探望了那妇人好告知我家主人放心。”婢女说着，起身告退。韩元朝送出去，看着她披上斗篷戴上兜帽在风雪中远去。

“元朝，该不会是骗子吧？”同伴带着几分疑虑说道。

“骗子？骗我什么？”

同伴故作认真地端详他一刻，道：“色。”

韩元朝哈哈笑了，伸手给他一拳，“在割袍断义之前，你还是快些去给我租个马车来，明日再让你们几个的伴当随从都与我同去才是要紧事。”自己租的马车，加上五六个随从跟随，一般京城之中的小贼也足以可以应付了，如果是大盗的话……

“想我韩氏在肃州也算个大族，但在京城，只怕还不值得谁人费尽心机。若真是要费尽心机相待，那自然也不是我想要应对就能应对得了的。与其动，不如静。”

“谁说侠义多傻儿，说这话的人真该打嘴。”听完他的话，同伴摇头感叹。

婢女踏入家门，身后跟着两个小厮，各自抱着两个包袱。刚走了两步，一旁传来爆竹炸裂的声音。“金哥儿，不许顽皮！”她忙伸手掩住耳喊道。开了门就跑开的金哥儿笑嘻嘻地将手中的竹竿扔下。婢女拉开门，笑语喧哗，温香暖气扑面而来。

“半芹来了。”徐茂修含笑招呼。

“见过三郎君。”婢女施礼，又对着屋中坐着的其他男人逐一施礼，然后转身接过身后小厮递来的包袱放在屋子里。那小厮告退，婢女拉上纸门，隔绝了外面的冷气。

“要说半芹姑娘也太多礼了，咱们哪里当得起你一口一个郎君的，偏三哥说什么接受你的礼就是对你的尊重，我棒槌怎么都听不懂……”坐在最后的一个男人说道。

“听不懂就别懂，少说几句。”另一个男人低声呵斥。

总共还没见过几次，婢女认真想了一刻，才记起这是大哥范江林。

“年节临近来不及裁衣，所以娘子让我买了成衣来。”她说将包袱推过来，男人们“哈”的一声又乱起来。

“怎好让妹妹再给我们添置新衣？”徐茂修说道。

一直安静而坐听他们说话的程娇娘嘴角弯了弯，“家中女眷姊妹，不就是做这个的吗？只是我未有亲做，算是取巧了。”

范江林等人只好道谢。

“不知合不合身，郎君们且去试试，好让裁衣铺子修改。”婢女笑道。

“哎呀，我都好久没有过年穿新衣了。”徐棒槌第一个喊道，抱起包袱就往外走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有他带头，其他人也不再拘谨。

“正好顺便洗个澡，免得新衣还没穿就臭了。”

“老四你才臭呢，我昨天才洗的。”

“三哥，你的胡子也该修修了。”

“哥哥们自去，等收拾好了，一起吃饭。”程娇娘说道。



“如此，辛苦妹妹了。”徐茂修说道，其他弟兄也忙道谢。程娇娘还礼，大家说笑着都起身出去了。屋子里带着喧闹的余音，以及男人们特有的气味。婢女先是伺候了程娇娘喝水，又念了一段书供程娇娘默写，这才跪坐过去。

“娘子，韩郎君已经答应了，明日我便与他同去。”

见程娇娘点点头，她又迟疑，“娘子，为何要我请个郎中去，而不是……”娘子自己就会看病，为何不同去，而是颇费周折地另请大夫？

程娇娘扶着凭几低下头，“他，还不够让我来看病。”

是说那等下人，不够资格？婢女猜测，但也只是念头闪过。对于主人的想法，她从不多想，适才问出那句话已是僭越。她转开心思，掩嘴“扑哧”笑了，“娘子，那韩郎君适才好笑呢。”

程娇娘抬眼看她，“怎么？”

娘子很少主动询问他人的事，看来这韩郎君果然是娘子的旧相识。婢女想到此，忙坐正身子，“他以为我们是上门提亲的，义正词严地拒绝我呢。”

程娇娘嘴角弯了弯，“怎会如此想？”

“也怪不得他如此。”婢女笑道，“京中一向有这种习俗，每逢大比之年，权贵富豪人家都会在榜下相女婿。如今的秘阁校理王伟政当初就被两家权贵争抢过，官司都打到陛下跟前了。”

“这京城习俗倒是……有趣。”程娇娘再次弯弯嘴角，表示她在笑。

“别的地方不是京城，不会如此厉害，但好儿郎，在哪里都是要被人争相求亲的，只是没想到那韩郎君竟会如此想。”婢女又忍不住感叹。

正说笑着，屋门外脚步声响起，伴着一个男人轻轻的一声咳嗽。

“妹妹。”徐茂修在外唤道，婢女忙含笑过去拉开门，“三郎君，这么快就……”她说着话抬头，忽地就愣住了，话音也停下。程娇娘随即看过去，在几案上描画的手略停。

门外徐茂修穿着崭新的青色棉袍，脚踏布鞋，身材修长健壮，面容干净，脸上还带着才洗漱过后的湿润。浓眉大眼，宽额钝颊，虽然肤色粗糙，但却掩不住几分俊朗。他似乎有些不自在，手不自觉地还在残留着青茬的下巴上摸来摸去。

“三郎君？”婢女回过神来喊道，带着几分讶异。

徐茂修抬起头看婢女，又忙低头看衣裳，“不合身吗？我觉得还行啊。”

“三郎君！”婢女这次笑着打断他，“你把胡子刮了，我都快认不得你了！”

把胡子刮了，徐茂修显然也很不习惯，坐下来总有些不安，偶尔会拽一下衣角。

“我还是把新衣换下来，等过年那天穿，免得坐皱了。”

婢女忙又起身去开门，“三郎君，这衣服太合身了。”

“是你挑选得好。”徐茂修含笑说道，出门去了。

“娘子，郎君们换了新衣是不是都要变个样子啊？”婢女带着几分顽皮看着门外，但可惜的是，接下来穿着新衣来让妹妹看的男人们不是没变化，就是变得更滑稽了。

“这个小了……”

“我已经试遍了，这是最大的……”

“五郎君，婢子记下了，这就拿去修改。”

“我跟你一起去好了，省得改不好糟践了衣服。”

看着这边说说笑笑，已经换了旧衣，觉得自在多了的徐茂修转头对程娇娘笑道：“年货什么的，你千万不要再费心了。”

话音未落，门外金哥儿跑进来，“娘子，陈相公家送年礼来了。”

这一声喊让屋子里的人愕然，旋即都忙站了起来，“陈相公？陈相公是哪个？”

其他男人不懂，徐茂修自然懂，能被称呼为“相公”的人可不一般。

“妹妹，我们回避一下。”他忙道。

程娇娘摇头，“哥哥这话错了，你们是哥哥，难道还要我这个妹妹待客不成？”

屋内的男人们顿时更加慌张。徐茂修看着程娇娘深吸一口气，含笑点点头，“如此，大哥……”他又看向范江林道：“我们迎客。”

范江林也点点头，抖了抖衣衫，大步先迈出去。

“我……我要不还是换上新衣吧……”身后有其他男人低低的声音响起。

院子里陈家的管事正看着小厮们卸车，听到脚步声忙整了整衣衫过来施礼，抬头却见几个陌生男人，不由得吓了一跳。

“某范江林替小妹谢过。”范江林身为老大，当先拱手说道。

陈家的管事反应机敏，立刻施礼。当日金哥儿被拐卖的误会私下都传遍了，此时定睛一瞧，便明白了。原来这些人不仅和程娘子认识，竟然还以兄妹相称。他认真地施礼，也不问程娘子，只把范江林等人当正经主家对待，递上帖子、礼单——交代，没有丝毫怠慢。范江林接了礼，徐茂修负责说话，虽然生疏，但并没有慌乱，一番客套后将陈家的管事送出了门。

“哎哟我的娘啊。”徐棒槌立刻喊道，伸手抹汗，“我棒槌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收年礼呢。”随后有人去看礼品，也有人催着徐茂修看帖子。

徐茂修打开名帖——衢州陈朴。

这个名字倒不认得，徐茂修又翻看其内，一个名帖里竟然有两份礼单，除了最大头的一个，还有另外一个随礼，随礼的主人也留了名字——陈绍。

徐茂修手里的帖子一抖，范江林眼疾手快地接住了飘落的礼单。

“老三，”他问道，“是什么人？”

“是，吏部尚书陈相公。”徐茂修低声说道。

虽然朝廷的大小官员他们搞不懂，但起码几个最大的官还是知道的，更何况吏部尚书这种掌管官吏任免的大老爷。“这可是通了天的人物。”范江林惊讶道，忍不住回头看屋内。屋内婢女正提笔记下什么，一旁程娇娘不时低语两句，看上去就如同所有人家的女眷一般无二。徐茂修沉吟一刻，将名帖收好，迈步进去。

“妹妹，你看咱们回些什么礼好？我们初次进京，不知这里的风俗习惯，还要你来拿主意才是。”他含笑说道，将名帖递过去，丝毫不提不问。

程娇娘看着他弯了弯嘴角，“哥哥，我也是才来京城的。”说着，又看婢女，“不过，半芹倒是京城熟客。”

徐茂修不由得也看向婢女。这婢女竟然是京城熟客，而妹妹却不是京城的？这……“那好吧。”他含笑点头，一面喊范江林，“上次妹妹留的钱还多，半芹拿着去置办吧。”婢女施礼应声“是”。

“钱我收着，你跟我来拿。”范江林起身说道。

“还有，顺便我们一同去街上，把衣裳送去铺子修改。”徐棒槌也道。

“顺便，再置办年货。”婢女也来凑趣。

“对，对，桃符爆竹什么的都要买。”

“酒，酒。”

“香烛祭祖的也不能少。”

“都去，都去，我还没逛过京城呢。”兄弟们都站了起来，说笑着。如果不是他们刻意压低声音，房顶都要被这喧闹声掀掉了。

徐茂修收回视线，看向程娇娘，见对面的女子安静而坐，嘴角弯弯。自认识以来，很少见这女子神情波动，如此已经是难得的心情外露了。

“吵到你了吧。”他说道，“大家粗汉子，什么规矩也不懂。”

程娇娘看向他，道：“一家人，不需要规矩。这样才热闹，才喜庆。谢谢兄长们，不拘束，不见外。”

徐茂修伸手摸胡子，触手才想起已经剃掉了，于是有些不自在地摸了两下下巴，“你看，你要总是这样，就是见外了。”

“哥哥说得是。”程娇娘说道，坐直身子。

外面传来噼里啪啦的爆竹声，院门打开，门外孩童笑闹着跑过，年节就要到了。

街上的爆竹声越来越多，婢女躲开几个举着兔儿灯跑过的孩童，迈进葵园居。伙计看到她立刻笑着迎接，“姐姐来了。韩秀才吩咐过，您来了小的叫他就是。”婢女含笑致谢。不多时，韩元朝披着大斗篷过来了。门外伙计也通知了马车赶过来，婢女上了马车，韩元朝上马，又请了一个大夫，加上几个伴当一行八九人便向城外而去。

“听姑娘口音似是江南人？”韩元朝一面闲聊。

今日晴好，婢女掀开车帘，裹着大斗篷也不觉得冷，也好跟韩元朝说话。

“是，江州人。”她没有隐瞒，点点头说道。

“在京城长居？”韩元朝又问。

“这个嘛……”婢女摇摇头，“还不知道，听我家主人的。”韩元朝明白地点点头。

“还有一件事，郎君或许不知。这神仙居跟中书门下秘阁的刘校理有些来往。”

韩元朝一惊，扭头看婢女。婢女对着他微微一笑。

“如此，我知道了。”他并没有再说什么，而是继续谈问京城风俗，婢女也不再提，二人说说笑笑前行。



看着不远处的酒舍，韩元朝勒马，招手叫过一个伴当，“知道怎么问吗？”那伴当一路跟随，自然听到婢女和韩元朝说的话，此时一被提点就明了，笑嘻嘻地点头。

“小哥，敢问这里可有一个醉凤楼？”神仙居前，那伴当一边说一边抬起头看外面的匾额，露出迷惑不解的神情，外地口音浓浓。此时尚未到饭点，人还不多，伙计们散散地站在柜台边，闻言都笑起来，“外乡人，也知道醉凤楼？”

“是啊是啊，三年前我家郎君路经此地吃了一顿饭，甚是难忘。此次再来，特意寻来。”伴当笑道。三年前，亦是大比之年，再次期望求中的学子常见不怪。

“外乡人，记性好，这就是醉凤楼，不过现在改名叫神仙居了，吃了神仙难忘呢。”

伙计们嘻嘻哈哈地不以为意，开始跟那伴当攀谈。不多时，伴当就把话套问出来，店里也开始上人，伴当趁机退了出来，也没人注意，一溜烟地回到韩元朝和婢女这边。

“倒是不远，就在那边的宋家村。”伴当低声说道，一面伸手一指，“村口往东，门前有一棵大槐树的那家。”

韩元朝和婢女都看过去，不远处一个村落散落在冬日的原野上，清晰可见。

“你们是来看牛圈的？”一个枯瘦如柴的老妇睁着混浊的双眼问道，“不是来看地的？”韩元朝被说得有些不解，婢女笑嘻嘻地上前，“不是的，我们不是来买地的。听说他病了，我家郎君来看看有什么可帮忙的。”

老妇老眼昏花，耳朵也不灵，“那地可是好地，你们多给一些。”

屋子里妇人闻声出来，眼睛红红，显然刚哭过。“娘，人来了吗？”她问道。先看到婢女愣了一下，然后看到韩元朝，很是惊讶，“这位郎君，你怎么……”

果然，带着韩郎君来，省了好些口舌。婢女看了一眼韩元朝，见他正与那妇人见礼。可还没说话，屋中就传来男子沙哑无力的喊声：“不许卖地！那是你的嫁妆田，等我死了，你不改嫁，一家人怎么活！”妇人的眼泪顿时再次流下，忙又伸手擦去。

韩元朝点点头，“不用担心，我们不是来买地的。”

那门口坐着的老妇这次听见了。

“啥？”她喊完，瞪着眼用力地看过来，“不买地？那你们来做什么？”

婢女回头看她，抿嘴一笑，“我们，是来帮忙的。”

韩元朝回转客栈的时候，已经到了午后，两个同伴都坐立不安地等着，见他进门才松了一口气，“你要是真被拍花子拐带了，我们可怎么跟你家父母交代。”

韩元朝哈哈大笑，坐下来饮了一杯热茶暖身子。“既不是拍花子，也没有被半路劫持，的确是看了那妇人和男人。那小婢给了一袋钱，还请了大夫诊治。那男人病得倒是不重，就是心情郁结。不过经过这番开解，想必没什么大碍。只是……”韩元朝话锋一转，看着二人微微一笑，“这神仙居似乎与中书门下秘阁的刘璋刘玉琢有干系。”

两个同伴顿时瞪大眼，倒吸一口凉气。大家都是聪明人，一句话便知这意味着什么。“元朝！”他们不由得坐直身子，面色瞬时凝重，“此事，果然不妙！”

韩元朝转着茶杯，神情倒是还好。

“元朝，这到底是哪个人要拿你当枪使？”一个同伴问道。

“不管哪个人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不管他们谁来，再说什么，元朝，你路见不平已经拔刀相助，余下便是闭门苦读，只待大考，他事皆与你无关。”另一个则这样叮嘱。

“这京城之中，朝堂之上，水深不是我等能探的。”先一个也说道，带着几分隐忧，“原以为是一场趣闻妙谈，没想到竟然……果然，风花雪月只在书中有啊。”话说到此，窗户“哐当”一声响，吓得二人差点跳起来，却见是起风了。韩元朝反而哈哈笑了，一扫方才的凝重，神情变得愉悦，起身去关窗，“也别想那么多，或许就是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简单事呢。要不然，她怎么会提醒我神仙居与刘校理有关？”

“这世上哪有那么简单的事。”同伴们摇头，韩元朝重重地咳嗽一声，二人看过去，见他伸手指着自己，“我助那妇人只是见不平而已，就算当时知道刘校理之事，也必然会出面说话，这岂不是简单的事？”

一句话又逗得二人笑起来，“元朝，如你一般的人又有几个？”

“或许，这个婢女的主人便是其中之一。”韩元朝也笑。

“总之，元朝，此事到此为止，再有人寻来，千万推脱。”同伴们肃容劝道。

韩元朝没有再说话，而是看向窗外。此时北风卷起，两个顽皮的小伙计将爆竹丢在雪里，炸起一片雪雾。他不由得笑了，伸手关上窗，隔绝了远远近近接连响起的爆竹声。

衢州，秀王府。

丧仪已经撤下，但因为守孝礼制，并没有挂红添彩，因此年节的气氛并不似其他人家那般浓厚。此时晋安郡王正对着秀王妃施礼。

“太好了，陛下和太后娘娘都催你回去呢。”秀王妃的话音里带了几分欣慰，“过了年你就回去吧。”

晋安郡王却有几分不舍，“母亲，我还是多陪陪父王吧。至少等过了半年……”

“你这孩子，说什么呢！”秀王妃打断他，眉头微蹙，“半年，再加上路程，你离京都要一年了。一年，陛下和太后娘娘都要跟你生疏了。你如今大了，别意气用事。你虽被封为郡王，却还没有封地，可不能失了君心。”

晋安郡王施礼应声“是”。

“大皇子和二皇子都还小，难得你可以留在宫中与皇子一般教养，与他们同起同卧，将来情分匪浅，别人想要这个机会还没有呢。”秀王妃接着话头，带着几分语重心长。

晋安郡王伏地再次施礼，“多谢母亲教诲。”

秀王妃点点头，“更何况，你弟弟这边的国公爵位也要落定。说起来，你弟弟这国公，到底是比不上你的郡王位，你们兄弟都留在王府，于礼于制都不符的。”

晋安郡王看着秀王妃，低下头，“是。儿即刻启程归京。”

婢女迈进家门，裹紧了斗篷顶风而行，一路上遇到仆妇丫头，都客气地让路。

“半芹姑娘。”还有人赔笑说话。一旁一个丫头本低着头走路，陡然听到这一句，下



意识地应声抬头，便看到一个俊俏婢女缓步行过来，顿时愣了一下。

“半芹姑娘这是出门了？”有仆妇接着搭话。

婢女应声“是”，含笑嫣然，“这么冷，妈妈也忙着？”

“不忙，不忙。”仆妇笑答，反应过来又忙点头，“忙，忙，要过年了嘛。”

婢女道了句“辛苦”，转身走开。仆妇便对一旁的人感叹：“哎呀，这姑娘真是和蔼近人，喜庆，哪里有她们说的那样脾气不好。”

“是啊。”另一个丫头也点头，目光看着已经远去的婢女身影，“我听说她连夫人都敢顶撞呢，这样看来，也不是那古怪不知礼的。”

这边婢女突然停下脚，回头看着不远处一个低着头抱着手走来的丫头。那丫头似乎冷得厉害，身子抖抖索索。“这位姐姐……”婢女刚开口，那丫头便加快脚步越过她。她摇摇头笑了笑，裹紧斗篷不再理会，迈进院门。

半芹闷头走了一段才小心地回头，那门前已经空空。

以往都只是在夜色里偶尔看到身影，原来这就是娘子的新半芹啊。真好，长得好，也会说话……她怔怔看了一刻，抬手擦了一下泪，低头抱肩慢慢地走开了。

院子里廊下站着几个丫头，见到婢女都纷纷施礼。这些都是周夫人新送来的丫头，长辈赐，不能拒，程娇娘全部留下，至于用不用，就是另外的事了。婢女含笑与她们打招呼，两个丫头忙抢着拉开屋门。婢女进去后，不用说，自有人又把屋门拉上。

屏风前，程娇娘正倚着凭几看书。

“娘子，都办好了。大夫瞧过了，并无性命之忧，又给了些钱。大夫说，他是心病，韩郎君也宽慰了几句，那男人当时就大好了几分。”

程娇娘听完放下书，“他们记下你了没有？”

“我与那妇人说了好些话，她定然记下我了。”婢女十分肯定，“跟着韩郎君去，她也不疑，很是信我。”

“如此足矣。”程娇娘点点头。

“那，娘子接下来要做什么？”婢女有些好奇。

程娇娘看她一眼，“不做什么啊。不是，都做完了？”

婢女惊讶，旋即失笑，“娘子，仅是如此？”

“仅是如此。”程娇娘说道，“不然呢？”

婢女无语可答。是啊，不然呢？

三十这一日，家家户户都进入迎节的最重要时刻。男主人叮嘱查看祭祖的配备，女主人查看子女的穿戴以及接下来几日的宴请往来名单，孩童们则既悠闲又激动地等待着年节的到来。只悠闲而不激动的程娇娘和婢女已经走到了门外。

“怎么这时候还要出去啊？”闻讯而来的周夫人急道，神情已经不似前些日子的和蔼可亲，不耐难掩，“今日是三十，娇娇儿，怎么还出门？”

“夫人，正是因为今日是三十，我们娘子才要出门的。”婢女回道，带着几分惊讶，



“夫人难道忘了，我家娘子不姓周的。三十除夕，怎能在外祖家过？虽然出门在外，如此年节，我家娘子还是要祭拜先祖的。我们在京城也有宅子，便要去那里，免得两家的祖宗在一起乱了香火。”

确实有外嫁的女儿不能在娘家过三十的规矩，只是，外孙女也不行吗？周夫人有些拿不定主意。周六郎此时已闻讯大步过来，二话不说，接过小厮手中的马鞭，“母亲且去忙，我送她去。”

爱去就去吧，反正在家除了添乱，什么好处都没有！周夫人没好气地摆摆手，“那，在外小心些，缺什么就说。”

喧闹的街市上已经人迹罕见了，偶尔有急匆匆的行人手拿肩背地带着年货而过。周六郎勒住马，看着闻声打开门跑出来的小厮以及随后跟出来的两个男人。

“妹妹回来了。”他们搓着手笑哈哈，“我们正炖猪头呢。”

“四郎君，五郎君，你们竟然还会炖猪头？”婢女很是惊讶，扶着程娇娘下车。

“会的会的。”两个男人笑着点头，“妹妹快进去，外面冷。”

周六郎站在一旁，所有的人似乎都看不到他，真当他是车夫一般！

妹妹，哥哥，喊得倒是亲热……他看着眼前说笑的男女，冷笑一声，将手中的马鞭一扔。一个男人眼明手快，伸手接住。说笑声停顿一下，大家都看过去，那个少年已经转身大步沿着来路离去了。程娇娘似乎没看到，和婢女进门去，男人们也回过神来。

“不知妹妹的外家是什么人家，一个车夫也这般俊武……”

“是啊，年纪轻轻，臂力不小。方才这一掷，如果是杆长矛，倒能将人戳个窟窿。”

他们一面低声说话，一面将马车赶进门，门内一声爆竹炸开。

“金哥儿！不许顽皮！”女子的尖叫声响起，给喧闹的院子增添了几分灵动生机。男人们对视一眼哈哈大笑，关上门。门上已经挂上刻着神荼、郁垒二门神的桃符，门楼下大红的新灯笼随风摇摆，无一不喜庆。虽然只是几个粗汉，家里也打扫得里外一新。不过，程娇娘的屋子他们还是谨守礼制，并没有进去。

“倒是辛劳半芹了。”徐茂修一面说，一面看着收拾过后出来的婢女。

“对京城也不熟，一时不敢胡乱买个使女回来。”范江林也说道。

“这也不累，是新宅子，娘子又不长住，擦拭一下灰尘便好了，哪有那么辛劳。”婢女笑吟吟的，“倒是郎君们辛劳了，年节之礼置办得这么好。”

“我们孤家寡人，自来都是自己做，倒是习惯了。”范江林亦笑。

屋内点亮六盏灯，廊下也加了两盏，里里外外照得亮堂。婢女带着金哥儿以及几个男人忙碌地分食，很快端进屋子里来，就连金哥儿也不例外，端了个小几案坐在门边，不过轮到 he 这里时，婢女递上的是一壶茶。

“姐姐，我也要吃酒。”他忍不住央求。

“还要你守夜看门，吃什么酒？不吃酒都能走丢了，吃了酒还得了！”婢女瞪眼，金哥儿红了脸，屋子里响起笑声。

“是金哥儿还不熟，如今再出去，肯定丢不了，半芹莫要笑他。”范江林替金哥儿说